

袖珍古管
書讀本

子

冊七



管子卷第二十一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版法解第六十六

明法解第六十七

臣乘馬第六十八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

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圍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

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恥不立人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

按易謂易
金玉貨財
以官爵也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閒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
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
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
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
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
流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
則國之情僞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
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

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

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讞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讞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疏遠不私近親不孽疏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爲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爲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爲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旣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旣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

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爲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爲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己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己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

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阤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旣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

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

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柰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墜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人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爲身，無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不公議而各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
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
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
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
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
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術者下之所以
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

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

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

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

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爲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鬲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

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
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
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
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
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
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
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
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
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

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
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
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
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
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
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爲也故
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
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
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
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

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
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
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
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
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
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
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
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

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

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

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倭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

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

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
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私佼以進其譽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
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
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
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
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
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
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
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

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閒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爲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

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
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
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
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
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

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
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
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
與黑也故君臣之閒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
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
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閒明別
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
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
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
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

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按陽凍地
上也陰凍
地也秋
同莖言七
十日陰凍
釋莖發若
百日則過
時不莖矣
是秋種惟
在二十五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
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
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
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
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
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
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
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
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尙有起夏作是春
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絲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
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
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
之所以衆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
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
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者
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
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
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

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準幣國穀之攬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準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閒而

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今至於其亡策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策又失諸夏秋之策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策乘馬之數
亡也乘馬之準與天下齊準彼物輕則見泄重則
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
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
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
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
地田筴相圓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
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
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
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
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閒

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
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
衆。章四時。守諸閭閻。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
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

上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新出拾遺二十一



卷二十一 雜著三

管子卷第二十二

明吳郡趙氏本

唐司空房玄齡注

事語第七十一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帷蓋不修衣服不衆則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爲之

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爲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爲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

接委委積
也無食則
人欲圍而

取之脆不
堅也衝衝
車也城不
堅則人思
毀之

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縑素滿
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
富勝貪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
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
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
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
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
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也正稅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男吾子謂小此其大曆也解鹽百升而釜兩七

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

之重每一升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升加一疆釜百

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

斗斛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

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

禺筭之商日二百萬

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

而計二英以計所稅之鹽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

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

其稅數以千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

一日百八十五千鍾四百千八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

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萬

夫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今吾非籍之諸君吾

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

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

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

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使君施令曰吾
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驚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

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

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

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鋤謂之銚行服連載任器入

挽者輶羊昭反輦居玉反者，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

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籍，重也。每十分加一文之

也。籍，得三十也。每十分加六分，以爲籍。得五刀，取之。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

則一農之籍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多，然

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
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
雖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

借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

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

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繼之釜以百錢也推以重

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謂

也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

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

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

按後輕重
乙作租籍
君之所宜
得也正籍
君之所強
求也此有
缺誤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

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

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所以疆

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也王霸

之君去其所以疆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

二孔者其兵不誡誡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

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

養利也盜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

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

將爲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爲籠以守民不能調通

民利不可以語制爲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

以取什愚者有不贖本之事

廣雅贖音庚

然而人君不能

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

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鑿

鑿音丁劣反

量用耕田發草

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

本量委

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

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

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也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人有

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

利有所并藏也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

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

積聚鈞羨也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

疆本趣耕本謂務農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

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

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

糶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

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

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緡百萬春以奉耕

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稼闕乏而賦與之均收其

賦緡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均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濬與之則豪商富人不得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閒秩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之要可與

萬物為敵其價幣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閒則國利不敵也故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是使人毀壞廡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教反

是使人不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羸

羸謂大買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不至浮浪爲大買畜家之所役屬增其利耳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

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接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

聞約收其利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嗇而戶籍也彼人君

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音

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

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
 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
 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
 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
 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
 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
 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
 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
 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
 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

彙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臧殫於
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
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
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
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
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音虞氏金起
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
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

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

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爲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
柰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
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
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擴反古莫之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
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
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
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
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
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爲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
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

萌民也
機音晃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閒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

一本作上
且隣循

隆一本作
除

准幣環穀而應。筮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斂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

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

與裕反

泰夏民之

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謂山澤之所禁發

泰秋民令之所止

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

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

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

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

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廩藏也言四時人之

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器械種蠶糧泰春功布

食必取要焉則農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糲若干日之

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糲公

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

下二家一
本作立費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
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吾欲立軌官爲之。柰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
立軌官。桓公曰。柰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
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
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
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
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
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爲
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
擴而庚子牛馬。爲上粟。二家二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楂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

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

糴章廷反
糜也

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

字疑有誤

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崇
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爲之奈
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_所見見 鈔夜石之幣天下
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
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
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
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
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
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
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柰何管
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隄亦藏分桓公曰隄者所以

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爲餘於數筭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閒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有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柰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策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疾之數，輕重之策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策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策則十之五有在上，運

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且隕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筴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

揲而審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毆屏萬物守之以筴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卽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筴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君棟

筆承反說
文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柰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

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

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

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其數可此百里之地桓公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

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

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也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無是龜至寶而無價也而藏諸

泰臺泰臺高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

為寶號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

富人所謂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

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

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子之邑粟

與家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

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賦也還四年伐孤

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

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

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

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語多不可解

傳音恣立事曰傳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斂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斂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傳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傳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

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死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買之子爲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亡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

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
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
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
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

其數若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處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萬鍾之藏藏綿百萬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泰秋國穀去參之一

去減也丘呂反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

於上者

一其穀價以收藏之

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貯幣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惺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熟為准耳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夏賦

穀以市擴反古莫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泰秋田穀

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

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

衛權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

洩散也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散也吾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之筭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筭守一縣以

一鄉之筭守一鄉以一家之筭守家以一人之筭

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筭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

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
 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
 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
 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
 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
 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
 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寶而

特命我者
特教我勉
百音邁勉
力也領去
也教我如
古之天子
領去秦秦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寶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秦嗇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壘，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爲繆，而狸之於地，彼善爲國者，乘

省畜其用以散之大夫使大夫不致取民使此而行焉何如

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威始桓公曰何謂用威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爲十兄弟五人分國爲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爲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閒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

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臣乘馬所謂篋乘

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

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

幣資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

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

舞二千五百家為黨為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讀

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軌

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所費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

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數倍重其有皮革之類筴

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未相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權抑富商兼并之家監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可易為理也

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筭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筭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贅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
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
用之地因捫筴牢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傷水洸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
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
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

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爲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
時行捫牢之筭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
爲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
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
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國家圖書館



004458612



線

121.61

4524

19

v.7

舊籍